

說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陳明義教授，凡是跟生態保育議題沾上邊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大家都知道陳老師是植物學家，尤其專長於森林生態與植群演替，跟過他跑野外的人大概都見識過老師對於生態系演替與變遷歷程的熟稔，一花一草在老師眼裡，都是反映環境改變的軌跡，老師像是一本植物百科全書，而且永遠是 upgrade 的版本。2010 年 8 月 1 日是陳老師從「教職」退休的日子，但我確信，老師的「教、學」生涯將更為精采。



陳老師 2005 年在「大樹保護技術研習班」帶領學員欣賞老樹之美。(楊正澤攝)

筆者跟陳老師接觸較多的是從老樹開始，因為負責前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加強珍貴老樹及行道樹保護計畫」而與老師結緣，想想已超過 15 年，一路以來，老師總像父兄、又像同事一樣，不給壓力但諄諄提點，就是能讓事情如期完成，而且還能要求最好的成果。他上課、指導學生、執行計畫就夠忙了，偏偏還有應接不暇的演講、評審、會議，但是，只要他答應幫忙的事，一定做到而且是親力親為，因此，只要他答應接下來做的計畫，就等於是品質的保證，許多承辦人應該

*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技正

都有相同經驗，對委託單位來說，最難的部分只在說服他答應，而完全不用擔心計畫執行的過程。有一段時間常聽老師說，不能再答應了，應該交給年輕人去衝，漸漸地，他真的從很多的場域淡出。

陳老師對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有如父執般的殷殷期許，從 1990 年前農林廳技術室籌建特生中心開始，老師就受聘擔任籌建委員，或許正因以催生者的角色參與特生中心從無到有的每個階段，與他較常接觸的人，都曾聽過他細說中

擁抱鄉土的保育學者—— 陳明義教授

羅華娟 *

心的籌建歷史，每每都是如數家珍，精準又傳神，舉其瑩瑩大者，整理如下：

- 一、特生中心起建基地曾考慮東勢貯木場、集集貯木場，以及魚池某杉木造林地，定案在集集時也期待為地方帶來繁榮與發展，然而 921 大地震為集集帶來知名度與人潮卻不是當初預期的。陳老師常說：「如果能將集集的人潮導引為特生中心的保育教育館與生態教育園區的訪客，特生中心必可發揮更大的教育功能。」
- 二、1991 年特生中心的定案會議是由當時的省主席邱創煥親自到臺北的林業試驗所主持，聽取各方面的建言，前輩張豐緒政務委員、郭寶章教授等全力支持，邱

主席十分欣慰，會後問了主辦人：「今天怎麼沒有請記者來？」這也是陳老師常津津樂道的事。當時要申設新單位已很困難，諸如水土保持研究所就未受中央支持，特生中心之新設是保育潮流及省府、中央支持才有機會成立，因此，陳老師因為高興而常提起此事。

三、特生中心所屬各研究站最先籌設的是低海拔試驗站，由於陳老師對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烏石坑苗圃周遭的生物資源與水資源較為瞭解，於是大膽推薦給特



生中心，最後一次會勘是由當時的林務局局長何德宏領隊，委員們一致認同烏石坑地點相當適合，陳老師常心存感激及敬佩地說：「當時好在何局長的寬宏氣度，捐棄本位，慨然同意釋出可觀的土地，才能成就此案。」如今烏石坑經特生中心同仁的建設與努力，成果豐碩，特別是臺灣黑熊的保育研究方面，國家地理頻道以專輯介紹，揚名國際，也算回報當時執事大老的苦心。921地震後雖偶有災害，但烏石坑及其周邊廣大的腹地與資源，甚具研究潛力，同仁定當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四、曾有人質疑把特生中心設在中部的鄉下山城集集是否可以找到好人才？在特生中心進用人員仍有高考限制的情況下，起步時只能由林務局、國家公園等相關單位商調年青、敬業、專業的優秀人員，也因緣際會地促成了好多對的佳偶，讓「特生中心」的單位名稱有了附加的意涵（同仁們弄璋弄瓦喜事連連）。歷任主管鼓勵同仁再回學校進修學位，使得單位內博士級學歷的人員比例漸漸提昇，且所作的論文研究多為鄉土特有生物，

這些主管或許有些已高陞或轉任或退休而離開當時的工作崗位，但他們對於特生中心的人力延攬及培養，不但造就特生中心今天能夠真正成爲一個專業的研究團隊，而且證明了當時是過慮了。陳老師常提到，中心同仁們應時時感念這些前輩的努力。

五、陳老師常回憶說到，當初籌設特生中心時，前輩張豐緒先生即已提及入侵外來物種不可忽視，這樣的遠見在多年後的今天得到證實，如今外來入侵種的調查與防治研究成爲一個迫切的課題，特生中心不能再侷限於本土特有生物的調查

研究，積極朝向「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轉型，並與國際接軌是一項符合時代變遷的發展。

六、特生中心保育教育館之籌設十分不易，陳老師除了擔任該館展示規劃設計諮詢委員外，館內的生命樹也是陳老師協助拓印自中興大學行政大樓旁的一棵榕樹樹幹，大廳的榕樹也是塑自中興大學校園內的榕樹，樹上的數萬片葉子則是請來自中興大學的工讀生一片片接上去的，其中有個小秘密，那就是曾經誤用

者編「老樹人生—自然與人文的對話」專書時才又聽陳老師提起，他還說要趁有記憶及有人記得時，把這事記錄下來，未來解說員訓練時，可以增列入深度解說內容。

七、保育教育館與旁邊的生態教育園區在這麼多年的耕耘下已蔚然成形，真不敢相信十多年前這兒還是荒地。

陳老師對特生中心的關心除了從言談之間可以清楚感受外，從其行動也可以看出。除了在不同場合表達支持，路過特生中心也



垂葉榕葉子製作而全部重新做過。保育教育館中所展示的生態系與生物相當逼真，陳老師每次陪外賓參觀都盛讚當時的努力及用心，特別是農業生態系那一幅，最能喚起對於臺灣鄉間景緻的童年回憶。這些展出的背景繪圖在當時同仁的要求下，為求寫實，包商可是吃足了苦頭，陳老師常提起，這位包商在製作「拒吃山產野味」櫥窗時，甚至以自己為模型做了個獵人的蠟像，也許稍稍撫慰了他接下這個案子的辛勞！這些故事不僅對新進同仁是一件新鮮事，可能許多老同事也不是太清楚，去(2009)年筆

1. 鄉間老樹生育現況調查的現場勘查(新竹縣風空大樟樹)。(楊正澤 攝)
2. 鄉間老樹生育現況調查時，陳老師專心地閱讀在地人為老樹銘刻的歷史(苗栗縣銅鑼鄉)。(楊正澤 攝)
3. 筆者最喜歡在老樹下聽老師說故事。(楊正澤 攝)
4. 老師對高鐵車站周邊保留下來的老榕樹特別覺得難能可貴。(楊正澤 攝)
5. 陳老師對老樹的關懷已經從自然走向人文，土地公廟也是老師現場勘查的重點。(楊正澤 攝)

會造訪指導，以其對保育教育館的特殊感情而言，負責輪值的同仁在假日常常看到他帶著師母前來保育教育館看特展或到福利社喝咖啡，他很低調，從來沒有事先通知，因為他最怕麻煩別人。近些年來，參與特生中心正式的會議與活動雖然減少了，但對特生中

心的現狀與發展的關心，一點也未見稍減，特生中心自主任以下，每位同仁也都銘感深刻，因為老師從不吝於給予稱許或建言。

陳老師給人另一個鮮明的印象就是「本土性」，說起臺灣的民俗與傳統，他有講不完的故事。或許也是因為這樣，在筆者任職前農林廳技術室期間，邀請老師協助執行老樹保護計畫時，他一口答應，也一頭栽進，當時為了複查全臺 21 縣市列管老樹，整整花了 5 年，直到今日，此情未減。在協助「老樹人生—自然與人文的對話」專書編輯期間又重拾 15 年前的回憶拜訪老樹，寫老樹文章，投稿在自然保育季刊之外，同時，以一年半的時間，每月於《農業世界》雜誌連載刊登「話我鄉土」的文章。愛鄉愛土的情懷，真情流露，篇篇動人。

跟老師去看樹可有意思了，談到不願麻煩人，在老樹調查複查時，常到各縣市，卻只要縣市政府提供資料，而不接受招待及拜會的安排，他說「這樣多做了許多事。」跟他出門，計畫完備，雖不是廢寢忘食，但常過點誤餐。老師一定一週前把計畫詳細地說清楚，再加上一份紙本提醒，內容包括時間、地點、對象、路線地圖等，早上出發時間、下午結束時間、中午用餐地也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出他對計畫的要求是非常詳細的，而且照表操課，務求精準切實，當然偶而人算不如天算，計畫趕不上變化，他也能很快調整心情，或自我調侃，或換個角度看，有時下雨無法工作，老師說：「我們這麼努力，天公伯仔也流眼淚」有時雨中工作，陳老師說：「要知足，這樣算合理的了。」有時過了中午，還沒有店也沒有餐，老師會安慰說：「等一下有更好的等我們，努力是有

代價的。」雲淡風清中見識他凡事不強求的哲學，正是一種「敬天」、「愛人」的自然本性。

相對於「本土性」，陳老師卻有相當「洋化」的個人風格，其一是可口可樂，雖然已因年紀大了，為了身體健康理由，在師母堅持下而被「吊銷」了；洋化風格之二是約會在麥當勞，還偶爾有之。陳老師在植物生態學與保育生物學領域的專業性無庸置疑，子弟無數，服務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其中不乏已在公部門位居要職者，這些人常要登門請益，或要求推薦人才，但老師堅持只給提議而不直接建議。老師謙沖性格數十年如一日，曾說：「十多年來，我常就近參與特生中心的計畫審查工作，從中學習認知了更多的特有生物，獲益良多。」也許是客氣話，但認真的審查、現身每一個野外勘察行程的務實作風，以及隨時不忘學習的態度，值得後生晚輩學習。

筆者魯鈍的筆觸只能介紹陳老師的為人行事風格於萬一，他的獨特，親近的人感受他的溫暖關懷，共事的人敬佩他的公正，求教他的人佩服他的學識，關心本土保育的人，上位者看到他的斡旋能力，參與者看到他的協調能力，抗爭者可以感受他的體恤，相信所有受惠於老師的人都點滴在心。老師行事，計畫周延可行，行動立竿見影，受託言出必行，文字言簡意賅，編寫字字斟酌，審查面面俱到，政策人本出發，環境本土思考，後生晚輩只能望其項背。當然，「君子不器」，豈是短紙所能盡述，行文至此，完稿之際，面臨的最大壓力是除了一再校稿找錯字之外，立刻想到老師看了之後會不會打電話來……！